

不写论文不申报职称，从业32年以讲师身份退休，“两拒《百家讲坛》邀请” “口碑教授”常萍的简单世界

近日，河南大学内一场特殊的聘任仪式引发社会关注。退休3个月后，教师常萍被学校返聘为副教授，继续为本科生授课。在此前32年的教学生涯中，常萍的职称一直都只是讲师。河南大学也从未为某一位教授单独举办过聘任仪式。成为“传奇”的是常萍从不出书、不写论文、不申报职称，甚至“两拒《百家讲坛》邀请”。她的讲课实录被总结成“常萍语录”流传于网络，民间则一直称呼讲师常萍为“口碑教授”。

■凤眼时评

“口碑教授”倒逼 高校考评机制创新

文/张西流

在当今高校，教学不如写论文，写论文不如搞科研，搞科研就是报账“领补贴”，已成为一种潜规则。“学术GDP”不仅主宰着职称评审，而且左右着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分配。特别是，在狂热追求“学术GDP”的背后，凸显出的是教学边缘化、学术功利化和高校行政化。如此语境下，不出书、不写论文、不申报职称、不走穴的“口碑教授”常萍，退休后被河南大学返聘为副教授，令人精神为之一振。

不可否认，高校“重科研、轻教学”，已成一种常态，越是名校表现得越突出，并形成了恶性循环。众所周知，教师从事教学，只是在挣应得的那份工资；从事学术研究，不仅可以争得巨额的科研资金，而且易出成果，可以获取丰厚的经济回报，并在职称晋升中占主导地位。特别是，带“长”字的教授，均具有双重身份，既是某个科研领域的带头人，又是高校的行政官员，在高校扮演着“赢者通吃”的角色。

再看高校职称评审。因教学成果短期内无法出数字政绩，而在考核中被弱化、甚至忽略；代之以学术GDP“唱主角”，申请多少项目，发表多少论文，获得多少经费等，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。以至于，越来越多的教师变成科研的“打工仔”，越来越脱离教师教学的本位，也脱离了大学育人的本质。更为严重的是，量化的数字指标所带来的焦虑，却可能会使一些教师冒险在数字上造假，甚至剽窃学术论文，不惜恶化高等教育的生态环境。

因此，“口碑教授”常萍，倒逼高校考评机制创新。首先高校应摒弃对“学术GDP”的盲目崇拜，改进考核方法，建立综合评价体系。比如，学术和教学，只是考核的一个方面，不再具备决定一个教师职称晋升的压倒性重要性。德才兼备是理想的晋升标准，且“德”应在“才”之先。“君子不器”，为师者不必是“学术专家”，但必须厚德载物，授业解惑。特别是，在高校去行政化，已成为教育改革方向的当下，只有让教学的归教学，学术的归学术，行政的归行政，才能让教师回归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并重的本位。

“三不”老师

“常老师这件衣服，穿了至少有6年了吧。”1月中旬，学生崔冰心看到身着粗布格子外套的常萍，参加受聘仪式的照片时感慨地说。

“岂止，至少十几年了，教我时她就常穿这件。”2003级的一位学长回复崔冰心。

时光似乎不曾流逝，粗布外套，米黄色纸质折扇，分辨不出颜色的老款女士自行车，这些物件陪常萍一起度过了大部分教师岁月。

“文学是什么？文学是大地通往天空的阶梯，是从苟且的物质世界前往自由的精神世界必不可少的媒介……”常萍习惯用这句话开始自己的课程。

她的嗓音极具特色，“像是开了混响，整个教室里回荡着她的‘立体声’。”崔冰心这样形容。

课件内容可直接整理成学术论文

崔冰心从未遇见过这样的老师，每堂课都提前一刻钟甚至半小时到达，静静坐在教学楼前的花坛旁，不言不语，默默沉思。

盛夏时节，体型偏胖的常萍总是右手捏粉笔，左手不停扇动那把宽大的纸质折扇。因为时常激情澎湃，太过于投入，会汗透全身，她不得不多带一套衣服，待下课后换上。

即使如此，常萍仍一直坚持站着讲课，“那是你们，对课堂的不尊重。”她对试图劝说自己坐下歇歇的学生表态。

她也从不带教案。学生们打开课本，发现她是在依照教材章节和知识点讲课，但细听她所讲，远比课本内容高深厚重，有自己的研究感悟，也有信手拈来的旁征博引。

黑白两色的简单世界

“在我的世界里，只不过黑白两色。”很多学生记录过常萍的这句话，但并没有人能讲出她的“黑白两色”究竟是什么，“其一肯定是她的文学世界，但另一种我们难以了解。”

学生们能看到常萍笑容的时候，大多数是在她讲到王维时，这是她最爱的诗人。“二十爱李白，四十品王维”，常萍常讲，她从王维诗里读到了花开花落寂寞孤独的禅意。

河南大学老校区附近有开封知名的小吃美食街，也有不少市场商场，“这许多年里，学生们在这里见到过众多来吃吃喝喝的河大老师，却从未见到过常萍”。

因为不会使用手机，有次需要调课时，常萍一直无法联系到班干部，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女儿。事后，

当时，这位“两拒《百家讲坛》，从不出书、写论文和申报职称的“三不”老师是河南大学的风云人物，多数学生未曾上课就已听闻，“但只有当你真正听过她的课后，才会明白即使没有这些事件，凭借深厚的文学底蕴和专业精彩的讲课，她也必定会名扬四海。”常萍的学生们认为。

常萍讲李白，仿佛她就是李白，激情万丈、潇洒狂放；她讲王维，仿佛她就是王维，宁静淡远、通透旷达；她讲苏轼，她仿佛就是词人苏轼，才华横溢、如万斛泉涌、不择地而出。学生崔彦玲回忆常萍的古典文学课说。

学生申冬云则称，艰涩难懂的古文学课，经过常萍的灵动演绎，整个课堂瞬间变成一个简单明快的诗意道场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“常老师浸沉古典文学一生，学生们无法达到她的高度，所以很难迅速理解她所讲所思，走进她的文学世界，这很正常。”崔冰心说。

而常萍有着严格的课堂要求，“不要在我讲课时打断我，有问题课后再问。”她对每届学生都会一再重复这个要求。偶尔会出现堂下窃窃私语的学生影响到常萍讲课的情形，“她会变得很生气，中断讲课，长时间一言不发。”

“一旦被打断，我会想不起来自己讲到了哪里，思路就乱了。”消气后的常萍解释说。

学生黄鑫写文章回忆，常老师讲古代文学很少从章法、结构、手法这些具象展开，她往往是中西纵意驰往。

常萍特意为此向学生们道歉。

很多人称赞，常萍身上有古风，有中国传统士子的信仰与操守，“但相反的一面是，常老师也是个与时代脱节之人。”学生贺立说，常萍并非那种平易近人的老师，“文学上的知识她太专业，我们只知皮毛，聊不了太深，聊些其他的，又很难找到共同话题。”

常萍也鲜有交往密切的同事，大多时候都是独来独往。而她并不在意这些，因为“人是可以按照你的理想生活”。

一次受前程选择困扰迷茫时，崔冰心找到常老师求助。常萍听完，没说话，走向黑板前，写下一句禅语：“春到草自青”，“这句话送给你。”常萍说。



不出书、不写论文、不申报职称的常萍成为“传奇”

授课30年，以讲师身份退休

崔冰心还记得常萍的另一次道歉。

2012年夏，常萍在一次讲课的中途身体不适，头晕心痛，这是她的旧疾复发了。最终，她向抬着凳子一直站在自己身边的学生妥协了，第一次坐下讲课，讲一会儿就不好意思地笑着道歉。

2015年6月19日，常萍等来了“最后一课”。

“常萍老师放下粉笔，轻轻拍打双手，来不及擦去脸颊上挂着的汗水，便赶紧向讲台下的学生们鞠躬致敬。常老师反复鞠躬了几次，掌声才慢慢地停了下来。”曾经的学生黄鑫特意赶来听了这堂课，他回忆，那堂课，除了她当时教的学生，还有她多年前的学生和同事。

2015年10月，常萍以讲师身份正式退休。虽然她还

讲课语录网上热传被返聘副教授

常萍退休了，但社会和网络上对她的传播反而更加猛烈。

她的讲课实录被总结成数十个版本的“常萍语录”，流传于网络。人们对她向大学教师职称评定制度低头妥协的态度敬佩礼赞，称其为“口碑教授”。

而今年1月7日，河南大学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聘任仪式——返聘常萍为副教授，继续为本科生授课。

河南大学副校长刘志军说，他从网络中了解到了大家对常萍老师的评价，2015年上半年，受学校委托，刘志军“点名”听了常萍的课。“通过课堂教学，验证了我

是不知道“讲师和教授的工资到底相差多少钱”。

据了解，中国大学里的教师职称分为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、教授四个级别，在不同城市、不同级别的大学中，讲师和副教授仅在工资上的差别每年至少为两三万元。

更丰富的内涵则是，副教授和教授有资格带研究生干活；可以独立申报课题项目，可以成为评审专家……这都是收入的一部分。

而对大学教师职称的评定，除教学年限外，发表高水平论文、出版专著、国家级科研项目、省部级以上奖励等都是其主要考核指标。

显然，从不出书、不写论文的常萍难符合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的条件。

在网上看到的文章，不仅是验证，而且是有血有肉地丰满了我对常萍老师的认知。”刘志军说，之后近一年的了解，让他对常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

常萍还是拒绝了所有媒体记者的采访，其中不少是她的学生。

常萍曾在拒绝一名记者采访时回复称：“我不是矫情，只是想安安静静做一个没有虚饰的人。我不喜欢喧嚣，不喜欢自己无法掌控的局面，不喜欢做自己不想做的事。我希望回归到本然，没有好与坏、优秀与低劣，在无论断的状态里自由自在地活着。”

(本报综合)